

中國近世史

敘論

凡稍具歷史知識者，皆知史事綿延，不能斷截。蓋以人類有保守舊習之傾向，人類習慣無驟變之跡，亦無驟變之理。故所謂「歷史之繼續」(Unity or Continuity of History)一語，已成爲史學上最重要之定理。雖有時一戰之後國祚因之而絕，政體因之而改，工商業或因之而盛衰，人民之精神及觀念或因之而變易，然此種變化，其來必漸。故編歷史者，若謂其書始於何年，終於何日，殆不符歷史之定理，可斷言也。然其實則時期之劃分，仍所不免。我國史家，常以全史分爲四期：自太古至秦一統之間爲上古期，自秦一統至唐之亡千餘年間爲中古期，自五代至明季七百年間爲近古期，自明季迄清末三百年間爲近世期。而西歐史家亦以歐洲全史分爲三期：自上古，始自紀元前五千年至紀元後四七六年(劉宋廢帝元徽四年)。曰中古，始自紀元後四七六年，至一四五三年(明代宗景泰四年)，或一五八八年(明武宗正德十三年)，或一六四八年(清世祖福臨治五年)。

曰近世，始自中古之末，以迄現在。此種分期之法，本非自然，不過爲學者便於研究起見而已。且各時代之變遷，如四季之運行，漸而無跡，起迄年代，時假之以爲標識而已。明乎此，然後可以言近世史之性質與特徵矣。近世史之界限，無論中西史家，率指距今三四百年而言，在此時期中，劃分爲一集，其史跡之演化，實有特殊之徵象，不可與上古中古相提並論者，約有二端：(一)人類生活之密切，吾人對於上古中古史，無不存不足盡信之疑慮，以其離吾人生活經驗稍遠，而常有不確實之故也。至近世史，則懷疑之點較少，以其與吾人之生活經驗相接觸也。故近世史者，爲人類生活最確實之記載也。美史家魯賓遜(James Harvey Robinson)云：「何謂近世，定義殊難，近世史者，爲人類生活最確實之記載也。」(二)吾人對於上古中古史，無不存不足盡信之疑慮，以其離吾人生活經驗稍遠，而常有不確實之故也。至近世史，則懷疑之點較少，以其與吾人之生活經驗相接觸也。故近世史者，爲人類生活最確實之記載也。美史家魯賓遜(James Harvey Robinson)云：「何謂近世，定義殊難，近世史者，爲人類生活最確實之記載也。」

宗教學術，物質思想，逐漸輸入，別開一新局面也。一則從前之國家，雖與四裔交通頻繁，而中國當屹立於諸國之上，其歷史雖兼及各國，純爲一國家之歷史；自元明以來，始與西方諸國有對等之交際，而中國歷史，亦植身於世界各國之列也。一則因前二種之關係，而大陸之歷史，變而爲海洋之歷史也。三者之中，以海洋之交通，爲最大之關鍵。」（中國文化史）蓋自新航路發現之結果，而開創世界人類之大交通，實爲世界各國中古史與近世史之鴻溝，而爲近代國際政治勢力，文化事業造成之導線。故我國近世史之開端，當自新航路之發現始。

我國近世史上之變遷，就大體論，雖可以鴉片戰爭爲界限，分爲兩大主流。即前者爲國內各宗族之融合，而後者則爲中華民族與國外諸民族之競爭是也。然在此三四百年來，事變叠起，繁雜難，斷非簡單之言辭所能盡述。茲復提其要旨，分爲五項，約而言之：一曰民族精神之發揚，二曰政治風度之轉移，三曰固有文化之復興，四曰帝國主義侵略之解除，五曰革新運動之發展是也。凡此五端，雖不特代表我國近世史上整個之事實，然亦可見其一斑矣。

（一）民族精神之發揚

我國之民族思想，由來已久，夷夏之辨，殊爲嚴明。自古即有「裔不謀夏」，「夷不亂華」（左定公七年傳）之訓。孔子作春秋，其大義在「內其國而外諸夏，內諸夏而外夷狄。」（公羊成公十五年傳）故魏晉以降，郭欽有防夷之奏，江統發徙戎之論。宋明兩代，外患益亟，民族思想亦益爲濃厚。明亡清興，明室遺老，既抱國家破亡之痛，更堅光緒恢復之心。王夫之嘗謂：「即使桓溫功成而篡，猶賢於戴夷狄以爲中國主。」又云：「天下之大防二，夷狄華夏也，君子小人也。」（讀通鑑論）國古古詩云：「掃除胡種落，光復漢威儀。」又云：「偶被溫溫塵帝座，還歸華夏啓神宮，長城遠戍燧煙右，大海環收肅慎東。」（北直隸集）皆可表示其攘夷之思想。及大勢已去，事不可爲，於是有氣節者流，往往遁跡山林，著書立說，以發其懷夷惜夏之痛，申

其故國不黍之悲，藉以傳播其民族之思想。清廷爲防微杜漸計，對於博學隱逸之士，多所徵聘。而稍有骨格者，仍以氣節相尚，每不屑就，甚且以死拒之。流風所被，民族思想殊爲發達，於是頻興文字之獄，藉以立威，凡著作中稍有指斥者，輒陷刑戮。例如康熙朝有莊廷鑑之明史獄，戴名世之南山集獄，雍正朝有呂留良官廳之獄，乾隆朝有胡中藻望溪生詩鈔之獄，徐述夔一杆樓詩等獄，往往因一言之僥，一字之疑，罪及枯骨，禍連子孫。然此猶曰意存排滿，有民族之思想，至其意之不關排滿而誹議朝政者，亦皆不免刑戮。其箝制言論，束縛士林之苛刻，於所可見。然其民族思想之流傳，絕不因此而稍殺。然至清季，因受耶穌教徒之壓迫，排滿復萌之思想，爲之一變。前以對內爲主旨者，至是一轉而爲對外，如義和團之役是也。前自民國告成，五族共和，國內民族一律平等，乃在與國外民族相抗拒，以獲得國家之獨立與平等之地位。此種民族精神之發揚，皆有其一貫之系統。可分爲結社與建國之兩方面：

(一) 秘密會社之結合 我國之秘密結社，始於北胡侵入之後，其萌芽遠在漢時。當前漢之末，有赤眉、銅馬、鐵脰、綠林，與夫大槍諸賊，後漢之季，則有黃巾賊。因平黃巾而興起者，則有劉備關羽張飛三傑結義桃園約爲兄弟，雖非以同年月日生，願以同年月日死，爲後世秘密結社之模式。宋徽宗時，有宋公明盧俊義之徒，卽水滸傳故事，有八百徒會於梁山忠義堂，父天母地，兄弟星，姊妹月。其歃血誓盟各種儀式，實爲後世秘密結社所師法。至元末白蓮會出，始含有民族之思想。然有明一代，除白蓮會外，其他會黨無聞焉。會黨之盛，實始自清初。蓋清自入關以後，對於結會集社，俱在嚴禁之列，而含有民族性之團體，更無從產生。其民族思想之流傳，惟有秘密散布於下層社會，以免清廷之注意，徒黨既多，名目紛繁。一國父嘗申述我國近代會黨結合之意義及其沿革云：

自順治打破了明朝，入主中國，明朝的忠臣義士，在各處起來抵抗。到了康熙初年，還有抵抗的。所以中國在那個時候，還沒有完全被滿洲征服。康熙末年以後，明朝遺民，逐漸消滅，當中一派，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，覺得大事去矣，再沒有能力可以和滿洲抵抗，就觀察社會情形，想出方法來結合會黨。他們的眼光是很

遠大的，思想是很透徹的，觀察社會情形，也是很清楚的。他們剛才結合成種種會黨的時候，康熙就開博學鴻詞科，把明朝有知識學問的人，幾乎都網羅到滿洲政府之下。那些有思想的人，知道了不能專靠文人去維持民族主義，便對於下流社會和江湖上無家可歸的人，收羅起來，結成團體，把民族主義，放到那種團體內去生存。這種團體的分子，因為是社會上最低下的人，他們的行動很鄙陋，便令人看不起。又用文人所不講的言語，去宣傳他們的主義，便令人不大注意。所以那些明朝遺老，實在有真知灼見。

至於他們所以要這樣保存民族主義的意思，好比太平時候，富人的寶貝，自然要藏在很貴重的鐵箱裏頭，到了遇着強盜入室的時候，主人恐怕強盜先要開貴重的鐵箱，當然要把寶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。如果遇到極危險的時候，或者要投入極污穢之中，也未可知。故當時明朝遺老，想保存中國的寶貝，便不得不把他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會中，所以滿洲二百多年以來，無論是怎樣專制，因為是有這些會黨口頭的遺傳，還可以保存中國的民族主義。

當日洪門會中要反清復明，為什麼不把他們的主義保存在知識階級裏頭呢？為甚麼不做文章來流傳如太史公所謂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」呢？因為當時明朝的遺老，看見滿洲開博學鴻詞科，一時有知識有學問的人，差不多都被收羅去了，便知道那些有知識階級的靠不住，不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，所以要在下流社會中藏起來，便去結合那些會黨。在會黨裏頭，他們的結納，是很容易很便利的。他們結合起來，在滿洲專制之下，保存民族主義，是不拿文字來傳，拿口頭來傳的。所以我們今天要把會黨源原本本講起來，很為困難，因為他們只有口頭傳下來的片段故事，就是當時有文字傳下來，到了乾隆時候，也被銷毀了。

在康熙雍正時候，明朝遺老排滿之風，還是很盛，所以康熙雍正時候，便出了多少書，如大義覺迷錄等，說漢人不應該反對滿洲人來做皇帝。他們所持的理由，是說舜是東夷之人，文王是西夷之人，滿洲人雖是夷狄之人，還可以來做中國的皇帝。由此便可以見康熙雍正還自認為滿洲人，還忠厚一點。到了乾隆時代，連清漢兩字都不准人提起了，把史書都要改過，凡是當中國於宋元歷史的關係，和明清歷史的關係，都通通刪去

，所有關於記載滿洲、匈奴、韃靼的書，一概定爲禁書，通通把他消滅，不准人藏，不准人看。因爲當時違禁的書，興過了好幾回文字獄之後，中國的民族思想，保存在文字裏頭的，便完全消滅了。

到了清朝中葉以後，會黨中有民族思想的，只有洪門會黨。當洪秀全起義之時，洪門會黨，多來相應，民族主義，就復興起來。大家須注意洪門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稱，當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祝（康熙時有人奉朱拱視起義）而得此稱謂，亦未可定。洪秀全失敗以後，民族主義，更流傳到軍隊，流傳到游民。那時的軍隊如湘軍淮軍，多屬會黨，即如今日青幫紅幫等名目，也是由軍隊流傳而來。明朝遺老宣傳民族主義到流社會裏頭，但是下流社會的知識太幼稚，不知道自己來利用這種主義，反爲人所利用。比方在洪秀全時代反清復明的思想，已經傳到了軍隊裏頭，但因洪門子弟不能利用他們，故他們仍然是清兵。（民族主義第三講）

秘密結社之種類甚多，白蓮會外，復有天地、三合、哥老諸會，及其支流餘裔，無不以反抗滿清爲職志。章炳麟曰：「白蓮會者自白蓮社造端，是以有香軍之目。值胡元猜夏，民心思宋，故其教策爲種族。訖明之亡，子遺黃髮，謀所以克復者。是時鄭成功在台灣開海之演，聲氣相應，熊開元汝應元，皆以明室遺臣，祝髮入道。故天地會自福建起。其後乃有哥老三合，專務擾除胡貉，而與宗教分離，扶義調偏，不依物怪，視白蓮諸教爲近正。」日人平山周謂：「白蓮會諸派均託附於宗教，猶不免暗昧之習。及三合哥老會之起，蓋僅襲宗教儀式，其目的端純係政治思想，而爲完全之秘密社會矣。」（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）是則我國秘密社會社演進之大勢也。

（甲）白蓮會 白蓮會起於元末，其宗旨在恢復宋室。自明興二百餘年，闢焉無聞。至明熹宗天啓間，薊州王森復創白蓮教，自稱聞香教主。後森被捕死獄中，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等，踵行其教，經營二十年，徒黨不下二百萬，卒爲官軍所破，銳氣盡挫。清高宗時，嚴禁白蓮教，然白蓮教之起事者，仍累世不絕，大抵以反清復明爲宗旨。乾隆四十年，白蓮會首劉松以祈禱及符咒治病爲名，派使傳教於西部諸省，事發，詔甘肅。其徒劉之協、宋之清等，奉明旨朱姓爲主，煽動陝西四川湖北人民，聚衆舉兵，雖際乾隆盛世，亦無法制止。

擾攘十餘年，至清仁宗嘉慶七年，始行平息。人民死亡者數十萬，清廷耗軍費二億兩。嘉慶十八年，北京宮禁中又猝起大變，其事爲天理教徒所謀畫，而白蓮會、三香會、八卦教等咸歸向而贊助之。自徐鴻儒以來，政府雖嚴禁白蓮教，其餘黨則別立名目，以相淆亂，天理諸教名稱雖異，實皆白蓮之餘緒也。

其在清季，宗旨又一變。光緒二十三年白蓮會支派大刀會頭目劉士端、彭桂林、趙天吉等，憤耶穌教之戕虐，集黨數山東兗州府之耶穌教堂，戕德國教徒二人。德國藉口租膠州灣，復由清廷償卹費二萬四千兩，賠築教堂費二萬六千兩，膠州灣租期爲九十九年。德人以膠州灣至濟南府之鐵道敷設權，並准開鑿沿鐵道之礦山。又有其支派小刀會，以德國占據膠州灣，希圖起事，游勇羣聚，到處囂聚，四方劫掠。致害德國軍營，約與職。德國電總理衙門，清廷大驚，急命山東巡撫加意嚴防，肅亦無辜。光緒二十六年，其支派義和團復起事，號稱能以念誦咒語避敵彈，傳習拳棒，以「扶清滅洋」爲宗旨。分布山東直隸各地，焚毀耶穌教堂，虐殺耶穌教徒。其在北京者，則圍攻外國公使館。八國聯軍入援，事後清政府賠各國兵費至鉅。

(乙) 天地會 天地會之起原，相傳出於福建福州府浦田縣九連山之少林寺。其寺規模宏敞，據稱爲達摩神所創建，歷時已一千年。寺僧致力佛事外，皆究心於軍略劍法諸武藝，以爲個人自衛。其時武藝之盛，傳全國。康熙時（或曰乾隆時），西方有附庸曰西魯者（或曰即荷蘭），其國王寇邊，清軍討之，大受創。清帝懸賞召募，少林寺僧鄒君達偕一百二十八僧應募，率攜舊西魯，賞賜甚厚。爲延經陳文端張近狀所請，禁少林寺，遠其神現靈效之，還朱開朱光二天引引八僧遁。其十三僧戰死，生存在者僅蔡德忠、方大洪、馬超、胡德帝、李式開五人，即所稱爲前五祖也。五僧聞張近狀之橫暴，突擊殺之，其兵士怒而返追，會吳天放、洪太歲、姚必達、李式地、林永超五人，前來救應，即會中所稱後五祖，或謂之五虎。

一日，僧等見河中浮流一大石香爐，取驗其底，有反胡復汨四字，注明重爲五十二斤十三兩。因取樹枝與草以代蠟燭親香，注水以代酒，祭告天地，誓必復少林之仇，率衆洪竹爲主（稱蔡德忠之孫，爲李妃所出）。以次日爲吉日，率性祭旗，陳近南對衆誓曰：「武裝諸君，應各別擇吉日插血盟誓。既武裝者爲兄，後來者爲弟。」

。陳即自爲香主，擇甲寅歲七月二十五日，以紅花亭爲兄弟盟誓之地。各會員卽以其目爲生誕日，稱爲洪家大會。以洪爲姓，拆之爲三八二十一，卽以作符號。陳近南以蘇洪光爲先鋒，吳洪姚李林與五僧爲中堅，與清軍戰，大敗。尋索幼帝，無從知其蹤跡。各頭目乃相與議後事。陳近南曰：「自近頃大敗以來，知時機未至，清朝尙不能覆滅，然不久終必滅亡，明朝終當復興。幸勿以挫折遽萌懈志，仍當繼續行之。惟勸兄弟暫時解散，隱遁江湖山澤間，養其體力，靜以待時。廣結黨徒，口傳暗號，以冀未來之終有成功。予今亦暫與諸君別，遊歷各地，以觀時機。如洪家有可告成之豫定期日，望諸君必來集聚，勿爽約也。請卽自此別。」臨別作詩爲證，爲後來永久遵用。詩曰：「五人分此一首詩，身上洪英無人知，此事傳得衆兄弟，後來相會團圓時。」此卽各會員所持以爲會員之證云。

（丙）三合會 三合會或稱天地會，或曰卽三點會。凡清水會、七首會、雙刀會等，皆其支流。其成立在康熙十三年。相傳其原起目的，以少林寺僧人被官焚殺，志在復讐。或有疑爲未必然者。其起義則以乾隆五十二年台灣林爽文爲倡始。嘉道之間，壓在江西廣東一帶起事，分布台灣、兩廣、江西、南方一帶，而以福建一省爲醞釀之所。清廷雖下令嚴捕，卒無效。道光三十年，三合會騷擾兩廣各地，太平軍效之，起事廣西。是時三合會首領之有武器者，一歸洪秀全軍，然以其教義相異，不久輒散去，惟廣東人羅大綱從之。世多以洪秀全爲三合會首領，呼太平軍爲三合賊，實爲大謬。洪秀全所創上帶會僅容納三合會之一部分耳，非親爲三合會員。雖其復明排滿，兩者俱同，其蓄髮易服，尙無背三合會之主旨，然三合會所奉者爲道教佛教，上帝會所奉爲基督教，其根原實大相刺謬。

此外則有海外三合會，由中國本部黨員，扶植其勢力於海外。不但以傾軋滿清政府爲宗旨，又有貪病死喪，互相援助之義。僑民飲其義，入會者甚多。在南洋或英領各地者，其地方政府，恆視爲害物，於暹羅亦然。其勢甚盛。道光二十一年，中英之戰端既開，新嘉坡之三合會，卽因以再起覆清與明之望，切實與海峽殖民地之政府協商。自 國父變化其思想，遽易而爲近世之革命黨。其黨徒遍布各地，革命勢力之所以風靡南方者，

三合會未始無力也。

(丁)哥老會 哥老會或稱哥弟會，其成立在乾隆年間。同治時，太平軍平息後，湘勇撤營，窮於衣食，從而組織各團體，於是哥老會始盛。除有仍爲將弁者外，餘皆以賄賂盜劫爲業，然其本旨則在復仇，其理想則爲俠義，故嚴禁竊攘，不害良民，惟襲劫不義之豪富，與不正之官吏。謂盜劫爲武差事，謂賄博爲文差事。有所謂洪家者，曰「紅幫」，乃會中之正統也。又有稱爲「青幫」者，即鹽梟及光蛋，如安慶之道友會是也。其徒始皆以運河漕糧爲業，及漕糧改由海運，無衣食，遂集於大族潘氏兄弟下組織團體，密行販鹽，或以偷稅爲業。所謂潘氏者，即哥老會之支流。別有所謂「黑幫」、「白幫」者。黑幫業竊盜，多乞丐一流，所謂江湖團是也。白幫即騙拐黨。世多以此兩幫屬之哥老會，然素爲哥老會所賤視，不容入其會。

哥老會宗旨與三合會同，亦在反清復明。其會員證有「協力復明，聚集九洲豪傑，同心滅清，恢復萬里江山」，及「點得龍巖百萬餘兵，撥平胡兒鎮乾坤」等句。每團必設一某某山名，猶寺院之在某某山也。又有堂名，猶承游傳梁山上有忠義堂。又有水名，有香名。裏半爲佛教，又其半則出於宗教儀式之外。自耶教傳入，因其儀式之不同，而生謬解。加以淫邪、扶眼、割心、取膽、割勢、和藥之謠言，到處流傳。土人偶有紛爭，教會牧師，不問事之曲直，一概袒護其徒，遂生嫌惡洋人之情，化爲激烈之排外黨。其會之最盛地方，爲湖南及浙江，長江沿岸及各省次之。其他各省，亦無在不有會員。(中國秘密社會史)

大抵各種秘密組織，雖各有系統，不相統屬，然苟能加以善導，則亦未嘗不可以集中於一目標之下，爲國家民族努力。白蓮、天地、三合、哥老諸會，在清季皆合爲革命黨，從事於革命之工作，卒以推翻清室，其功效尤非淺鮮也。

(二)漢族基業之恢復 會社之結合，屬於秘密之性質，未經公開宣言，建立基業者也。而建立基業者，又不僅屬於會黨，惟由秘密結合而至公開建業者，亦自白蓮會始。元順帝時，政治失調，至正十年，饑饉有漳山童者，煽動其祖父所立之白蓮會，倡言彌勒佛降生，河南及江淮間人民，多信之者。又有劉福通及其黨杜遵

道等附益之，詭言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，應作中華正統君主。因荆白馬黑牛，誓告天地，謀起兵，以紅巾爲號。事洩，山童就擒，妻楊氏及子韓林兒潛逃武安。劉福通遂起義，破潁州，據朱皋，下汝寧府及光州，擁衆不下十餘萬。羅田徐壽輝亦舉兵，以紅巾爲號，僧人韓王及鄭普勝倪文俊等奇壽輝之狀貌，其推爲主，破蘄水及黃州，壽輝遂稱帝，國號天完。劉福通迎韓林兒爲幼帝，稱小明王，都亳州，國號宋。世稱諸會軍曰「紅軍」，又曰「香軍」。（中國秘密社會史）嗣後則朱元璋鄭成功洪秀全等，相繼而興。簡述如次：

（甲）明太祖之起義 元季革命運動，繼劉福通徐壽輝而起者，則有郭子興、陳友諒、張士誠等。羣雄並起，先後稱王，而朱元璋卒藉以推翻元室，統一中原，建國號爲明。元璋於吳王元年傳檄中原，申述其民族本位革命之意義云：

自古帝王臨御天下，中國居內以制夷狄，夷狄居外以奉中國，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治天下者。宋祚傾頽，元以北狄入主中國，四海之內，莫不臣服，此豈人力，實乃天授也。然達人志士，尚有冠裳倒置之歎。及其後嗣沉荒，君臣失道，又加以宰相專權，憲臣報怨，有司虐虐，於是人心叛離，天下起兵。我中國之民，死者肝腦塗地，生者骨肉不相保，雖人事所致，抑亦天厭棄夷德之時也。古語云：「胡虜無百年之運，」今日驗之，信乎不謬。（清朝全史第四十一章）

洪武二十一年，又命大將軍藍玉北征，大破元兵，擒獲親王以下官屬男女八萬餘人，因題勅褒勞云：

周秦禦胡，上策無聞，漢唐征伐，功多衛李。及宋遼金之寇，將士旋於鋒鏑，黎庶困於漚運，以致終宋之世，神器弄於夷狄之手，腥羶之風，汚濁九州。遂使彝倫攸斁，衣冠禮樂，日就陵夷。朕用是奮起布衣，拯生民於水火，驅胡虜於沙漠，與民更始，已有年矣。近胡虜聚衆，復立王庭，意圖不諱，朕當書年，及今勿剪，恐爲後患。於是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，雖漢之衛青，唐之李靖，何以過之。（民族正氣文鈔）

明祖既平定中原，恢復漢唐時代之政制，以革除胡俗。而所發之民族宣言，尤爲後世所師宗。

（乙）鄭成功之起義

當明季世，金國汗努爾哈赤，以建州都督叛明稱兵。至清世祖時入主中原，福魯唐

桂諸藩相繼建國，以圖恢復。唐王卽位福建，以鄭成功爲附馬都尉，封忠孝伯。順治初唐王殉國，成功仍奉唐王隆武年號。嗣聞桂王駐蹕肇慶，遣光祿寺陳士京入朝，桂王封成功爲延平王、大將軍。成功感激受命，遂改稱爲永曆三年，以金門廈門兩島爲根據地，日治軍事，謀大舉北伐。順治十五年（永曆十四年）春，清師三路入滇，成功調知江南武備空虛，復謀乘機北伐。五月，以舟師入崇明，浙江而上，破瓜州，克鎮江，進取南京。又別由蕪湖攻入徽寧、太平、寧國、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，皆望風納款，淮揚常蘇四府，亦旦夕響應。七月抵金陵，謁明祖陵，東南大震。乃發布檄文，申述討伐大義云：

昔五胡亂華，僅一再傳而滅，今東虜應麟，適二八秋之期，誠哉天道好還。况也人心思漢。慨自李賊猖獗，神京陸沉，建酋本我屬夷，屢生反側，爲衆多難，竊踞中原。衣冠變爲犬羊，江山淪於戎狄，凡有血氣，未有不痛心切齒於奴酋也。本藩奉天倡義，伐罪弔民，臥薪嘗膽，法古用兵，生聚教訓，已踰十年，正朔難偏，僅存一線。茲者親統大師，首取金陵，出生民於水火，復漢官之威儀。爾僞署文武將吏，皆係大明赤子，誰非中國紳衿，時窮勢屈，委質虜廷，察其本懷，寧無隱忍。天經地義，華夷之辨甚明，本末水源，忠孝之良自在。（民族正氣文鈔）

成功以唐王隆武二年起兵，誓死爲明復仇，經營海外十餘年，雖未能償其夙願，齋志以歿，然台灣兵燹，經數十年而後定。

（丙）太平天國之建立 清自統一中原以來，種族之見甚深，國人知非一時所能抗拒，多秘密結社，託名傳教，號召徒衆，潛蓄勢力，如白蓮紅陽等教，爲數無慮十餘，而以白蓮教會爲最盛。乾嘉之際，一再發難，風動五省，竭海內之兵力，踰十年而後定。而其支流餘裔，蔓延各地，其源流分合，雖不可深知，然其「反清復明」之宗旨，則無不相同。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等遂起義金田，次年（咸豐元年）閏八月攻破永安，建國號太平天國，發布檄文告示天下云：

夫天下者，中國之天下，非滿洲之天下也。寶位者，中國之寶位，非滿洲之寶位也。子女玉帛者，中國之子女

女玉帛，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。概自明季凌夷，滿虜肆虐，乘釁竊入中國，盜竊神器。而當時官兵人民，未能其憤義勇，驅逐出境，掃清荆棘，反致低首下心，爲其臣僕。迄今二百餘年，濁亂中國，剝削兵民，刑禁法維，無所不至。而一切英雄豪傑，莫不爲之制而甘爲之用，是則令人惡之痛心，恨之刺骨者矣。本軍帥念切中土，被滿披靡，故實情明露，雖痛切不知所言，孰得孰失，當自思之。速先見懲而作，勿貽後至之誅。

（太平天國野史文告）

又東王楊秀清檄告人民云：

慨自滿洲肆虐，混亂中國，以六合之大，九州之衆，一任其胡行，恬不爲怪，中國尙爲有人乎？妖胡虐焰燔蒼穹，淫毒穢宸極，腥風播四海，妖氛慘五湖，而中國反低首下心，甘爲婢僕，甚矣中國之無人也！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，史可法盟式相誓死不事胡，此皆我漢族人民所共聞也。予總計滿洲之衆，不過十數萬，而我中國之衆，不下五千餘萬，以五千餘萬之衆，受制十萬，亦孔之醜矣！今幸天道好還，中國有永興之兆，人心思治，胡虜有必滅之徵。三七之妖運告終，九五之貴人已出，胡罪貫盈，皇天震怒，命我聖主，肅示天威。爰建義族，掃除妖孽。又安中國，恭行天罪。言遠言邇，孰無左袒之心，爲官爲民，應急揚徽之志。（太平天國野史楊秀清傳）

太平軍之初起，盛極一時，雖因內亂頻仍，卒爲清軍所敗，而漢族本位之民族思想，爲之再興。自太平革命後，（丁）中華民國之建立，自太平革命後，國父復倡導國民革命，於民國紀元前七年（清光緒三十一年）組織中國同盟會，發布宣言，申述革命宗旨，其綱有四：一曰驅除韃虜，二曰恢復中國，三曰建立民國，四曰平均地權。其關於「驅逐韃虜」之意義云：

今之滿洲，本塞外東胡，昔在明朝，屢爲邊患。後中國多事，長驅入關，滅我中國，迫我漢人，爲其奴隸，有不從者，殺戮億萬。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，二百六十年於茲。滿洲政府，窮凶極惡，今已貫盈，義師所指，覆彼政府，還我主權。其滿洲漢軍九等，如德順來降者，免其罪；敢有抵抗者，殺無赦。漢人有爲滿奴作

漢奸者，亦如之。

關於「恢復中國」之意義云：

中華者，中國人之中國，中國之政治，中國人任之。除驅隸虜之後，光復民族的國家，敢有爲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爲者，天下共擊之。（中國同盟會宣言）

總上所逃，自朱元璋之抗元，謝鄭成功洪秀全與同盟會之抗清，皆提倡漢族本位思想，以中國人治中國爲言。此種狹義民族主義之提倡，實爲一族專制時代不得不然者。及至民國成立，五族共和，則其情勢又有不同，其民族之範圍，亦隨之擴大。無論國內國外諸民族，皆以平等相待。國父對於民族主義之解釋云：

觀中國歷史之所示，則知中國之民族，有獨立之性與能力。其與他民族相遇，或和平而相安，或狎習而與之同化。其在政治不修及軍事廢弛之時，雖不免暫受他民族之蹂躪與宰制，然率能以力勝之。觀於蒙古宰制中國垂一百年，明太祖終能率天下僉傑以光復宗國，則知滿洲宰中國，則中國人必終能驅除之。蓋民族思想，實吾先民所遺留，初無待於外鑠者也。

余之民族主義，特就先民所遺留者，發揮而光大之，且改良其缺點。對於滿洲，不以復仇爲事，而務與之平等，共處於中國之內。此爲以民族主義調和國內諸民族也。對於世界諸民族，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，發揚吾固有之文化，且吸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，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，以馴至於大同。此爲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。（中國革命史）

是故國民黨之民族主義，有兩方面之解釋，一爲中國民族之自求解放，二爲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是也。

（二）政治風度之轉變

論者謂：「滿清雖以異族征服中國，傾覆明室，入承帝統，然對於中國內部之情形，則變更最少。蓋清入關之後，見中國之政府組織完善，法律設備優良，仍沿襲中國舊有之法制，任用漢人以襄理政務，故清初政

治，與明代無異。所有工業、藝術、文學、教育，亦未因朝代之變易而受若何影響。清初四代君主在位之時，仍能保持明代已達甚高程度之文化，絕未減色。」（奚爾恩著遠東史第二十六章）其實清代政治，雖大都沿襲明舊，而於每種制度之建設，必參酌歷代之因革，損益而光大之，亦有出於創制以因時制宜者。故清代立國規模，上承漢唐，頗爲完密，清高宗所謂「定鼎中原，參稽前代，不鑒不簡，最爲詳備」（歷代職官表序）者是也。蓋有清一代版圖廣大，宗族繁複，其統治之難，遠非漢唐所能比擬，故其建國規模，必宜宏遠，政治法令，必需嚴密，然後能收臂指相使之效。例如明代通政司收受章疏，有敷奏封駁之權，內閣票擬批答，爲承旨立法之府。清世宗以其職權散漫，乃別設奏事處，令內外諸臣有機要軍事，密封直達御前，使通政司成爲閒曹。又創立軍機處，典軍務密事，置大臣章京等職，於是內閣亦同虛設。又改六科隸都察院，不復仍前之獨立，禁部員不許兼攝他司事務，以重專責。令各省督撫將幕客姓名，造冊報部，以資考覈，皆採取集權制度。關於邊務，於中央設理藩院，處理蒙藏地方之事件，於蒙藏地方設大臣、將軍、參贊等官，以統轄之。於是中樞與邊陲，聲息相通。又以宗室八旗子弟，大率不習教育，往往疎習貴之勢，恣爲威福，命設宗學，覺羅學，以教宗室子弟，設官學以教八旗子弟。皆其制度中之可稱述者也。清代之所以能進成一偉大帝國，歷百餘年而不衰，固自有其道。茲就康雍乾三朝政治意識與政治主張，分述如次：

（一）政治之意識

總裁嘗謂：「有清一代建國規模之宏遠，政制法令之精密，猶能遠紹漢唐的條緒，

實可以超越宋明，更爲元代所不及。此二百六十年間，正是歐美現代各國脫離中古黑暗時期，開闢創業發憤圖強之際會。假使滿清對國內漢滿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，一視同仁，認識我五族實質上本是整個的一體，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職業階級男女，皆一律平等。更扶助邊疆各族，培植其自治能力，保障其平等地位，則中國必能與歐美現代各國，並駕齊驅，以自致於康樂富強。決不致遭受此百年來不平等條約束縛之恥辱，亦不致任日寇爲禍於亞洲，乃可斷言。」（中國之命運）旨哉言也。有清一代，固受宗族界限之困域，對於施政之意識，有時不免失之偏狹，顧對於國內各宗族之平等觀念，亦時有所流露，而雍正一代，尤可窺見宗族平等之意識。

清世宗之政治風度，雖甚慘嚴，不及清聖祖之寬厚，然頗富於宗族之平等思想，嘗謂「自古中國一統之世，幅員不廣遠，其中不向化者，則斥之爲夷狄，如三代以上之有苗、荆楚、蠻獠，卽今湖南、湖北、山西之地也。在今日而目爲夷狄可乎？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，北戎西戎，世爲邊患，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，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。自我朝入主中土，君臨天下，並蒙古纏邊諸部落，俱歸版圖。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，乃中國臣民之大幸，何得尙有華夷中外之分哉。」（雍正東華錄）世宗對各宗族既有平等之觀念，故於賤業奴隸之名結，予以解放。而康乾之世對於滿洲宗族，亦復竭力撫綏，俾得其所。

（甲）賤業奴隸之解放 我國山西陝西各屬，有所謂教坊樂籍者，世執賤業，不得與齊民伍。相傳其先世當明永樂靖難時，不附燕兵，成祖惡之，貶教坊樂籍，世世不得自拔，清初猶存。又浙江紹興有惰民勾籍，相傳其先世當元末時從陳友諒抗明太祖，爲太祖所貶。或曰係宋將焦光瓚部屬，叛宋投金被斥，元人謂之怯憐戶，明太祖定戶籍，扁其戶曰勾，其業與山陝樂籍無異。又江南徽州有伴僮，寧國有世僕，本地呼爲細民，其業幾與樂籍惰民等。皆令革除改業爲良民。又詔除蘇州常熟昭文之勾戶名籍，於是江西浙江福建所屬山縣內之棚民，以治鐵造紙爲業者，廣東濱海之鹽戶，以船爲業者，亦皆先後除籍，齒於齊民，於雍正五年四月諭內閣云：

朕以移風易俗爲心，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，咸予以自新之路。如山西之樂戶，浙江之情民，皆除其賤籍，使爲良民，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。近聞江南徽州府有伴僮，甯國府則有世僕，本地呼爲細民，幾與樂戶惰民相同。又其甚者，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，而此姓乃係彼姓伴僮世僕，凡彼姓有婚喪之事，此姓卽往服役，稍有不合，加以箠楚。及訊其僕役起自何時，則皆茫然無考。非實有上下之分，不過相沿惡習耳。此朕得諸傳聞者，若果有之，應予開豁爲良，俾得奮興向上，免至污賤終身，累及後裔。

又於雍正七年五月諭廣東督撫曰：

聞粵東地方四民之外，另有一種，名爲蜆戶，卽落蜆之類，以船爲家，以捕蜆爲業。通省河路，俱有蜆船，

生齒繁多，不可數計。粵民視墾戶爲卑賤之流，不容登岸居住，墾戶亦不敢與平民抗，畏威服德，踴躍其中，終身不獲安居之樂。深可憫惻。墾戶本屬良民，無可輕賤播棄之處，且彼亦輸納魚課，與齊民一體，安得因地方積習，強爲區別，而使之飄蕩靡寧乎？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，通行曉諭，凡無力之墾戶，聽其在船自便，不必強令登岸，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，准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，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，以便稽查。勢豪士棍，不得藉端欺壓驅逐。並令有司勸諭墾戶開墾荒地，播種力田，共爲務本之人，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。（世宗憲皇帝聖訓聖治）

（乙）邊陲宗族之撫綏 關於邊疆蒙回苗各宗族，清廷亦屢下撫綏之諭，以示一視同仁之意。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諭大學士等曰：「朕覽書籍，邊外諸處名蒙古等，在明代時，屢侵邊境，卽於伊魯蒙古內，亦互相戰鬥，不得寧謐。太宗文皇帝統馭以來，各蒙古皆安靜矣。如朕所見，三十年來各蒙古俱能安坐，極其恬息，彼等歡欣稱道，謂從來未聞有如此太平。今我蒙古安然其享昇平者，皆出自聖恩所賜。」伊爾阿奏曰：「皇上視天下百姓盡如赤子，故使內外之民各待其所如此。」二十年五月工部等衙門議覆：「古北口總兵官張元疏言古北口一帶邊牆傾塌甚多，請行修築，應如所請。」帝諭大學士等曰：「蔡元所奏，未諳事宜。帝王治天下，自有本原，不專恃險阻。秦築長城以來，漢唐亦常修理，其時豈無邊患。明末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，諸路瓦解，皆莫敢當。可見守國之道，惟在修德安民，民心悅服，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。所謂衆志成城者是也。如古北喜峯口一帶，朕皆巡閱，概多損壞，今欲修之，興工勞役，豈能無害百姓。且長城延袤數千里，養兵幾何，方能分守。蔡元見未及此，其言甚屬無益。」八月，帝巡幸塞外，駐蹕烏喇岱，諭扈從諸臣曰：「昔日秦興土石之工，修築長城，我朝今施恩于喀爾喀，使之防備朔方，較長城更爲堅固也。」三十七年十一月諭大學士等曰：

朕君臨天下，無分內外，視同一體，夙夜勤勞政事，凡有益於民者，務求必濟。至于繕城築障之蒙古等，無不撫育，使各安其業，咸遂其生。近者巡幸所經，放牧、奈曼、阿爾、科爾沁、札哈特等處，見其水草佳，使